

中共導彈攻台之可行性評估

蕭朝琴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自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在我澎佳嶼海面實施導彈試射演習後，造成國人有著一股無名的恐懼。除了我國軍坦承無法加以反制外，其影響力已經產生了另一種比軍事層面更為巨大的衝擊，那就是嚴重打擊我國以政治、經濟兩大層面所交織而成的浮動民心。然而，中共導彈的實力，是否真如外界所預估的那般強大？我國面對此一威脅，又應如何因應？本文將對中共發展導彈現況作一分析，以及未來在台海衝突中，飛彈所扮演的角色，並提出我國應有的作法與反制措施。

關鍵詞：彈道飛彈、巡弋飛彈、戰區飛彈防禦、反制作為

* * *

一、前言

針對兩岸關係，中共最希望的是透過政治談判，不用武力兵不血刃的攫取一個完整而富有的台灣。畢竟使用武力只會減少其經濟獲益，並為統一後的治理帶來更多的問題，如果必須使用武力，北京也將盡可能減少破壞的程度。因此，中共極可能以傳統的軍事作戰方法解放台灣，而除了海、空軍擔任主要攻擊任務外，第二砲兵還將投入一定的力量^①。其次，中共認為在未來局部戰爭中他們所具有的優勢，其中一項便是中共有較強的導彈攻擊能力，幾乎將所有的周邊國家（印度北部、中亞各新獨立國、越南及東南亞等）覆蓋在射程之內^②。可知未來若台海發生戰爭，中共勢必發動多波的導彈攻擊，這是值得我方特別重視的。本文將針對中共彈道（或巡弋）導彈之攻擊運用作一分析，讓國人對飛彈能有多一層認識。

註① 曉兵、青波，中國能否打贏下一場戰爭？（台北：周知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一月），頁六三。

註② “China Switches IRBMs to Conventional Role,” *Jane's Defense Weekly*, 29 January 1994, p. 1.

至於戰略性核子導彈，在台海衝突中是遏止強權干預的最佳武器，可以達到威懾的效果，使得華府在台灣海峽發生危機期間，其介入與否的考量因素更加複雜而延誤決策時機^③。而，核、生、化的戰術性核子導彈，並不適用於來攻擊台灣，因為北京並不需要因摧毀台灣而接收一個滿目瘡痍的廢墟，和一群充滿恨意的人民。而且，中共若冒險對台灣進行核子攻擊，姑且不談核子武器所造成污染地區之後勤處理問題，其所造成的國內與國際政治問題，就會使動用核子導彈攻擊的因素更加複雜了。故有關中共在對台軍事作戰的方式中，除非各種軍事的方式都證明無效時，才會使用核子武器，否則核子導彈在台海衝突的扮演角色中，並不構成立即的威脅，本文在此並不探討。

二、中共導彈運用之方式

有關飛彈（Missile）的分類有很多種，例如，以飛行方式來分則可分為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兩種；若以射程來分則有短程、中程、中長程、洲際飛彈，等各種不同的說法（如表一）。本文主要探討有關中共發展彈道（或巡弋）導彈攜帶傳統彈頭攻擊^④，對我台灣安全造成威脅。文中所研究的飛彈，中共普遍稱作導彈，國軍則稱飛彈，故如使用中共資料則用「導彈」，其餘則用「飛彈」。

五〇年代初期，中共在蘇聯的幫助下，試驗了射程4~9公里的火箭，並成立飛彈研究所，開始積極發展彈道導彈，一九五九年中共明顯地決定了導彈在發展中的地位要優於空中發射系統，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中共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短程彈道導彈，並開始進入量產，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共進行了射程800~1100公里的中程彈道導彈試驗^⑤。中共的導彈計畫在六〇年代可以說是達到巔峰，並於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間，建立了專屬彈道導彈作戰的下屬機構——「二砲」部隊^⑥，隸屬於中央軍委的直接領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試驗了第一枚洲際導彈，射程達到4800~5600公

註③ 美國中情局於一九九八年五月指出，中共的18枚長程飛彈中，15枚瞄準了美國的城市。國防部官員亦表示，一九九八年前四個月，中共生產了6枚CSS-4二型洲際彈道飛彈，並有加速生產的趨勢。此外，中共另在製造新型的東風四十一型洲際彈道飛彈，該型飛彈射程超過7000公里，可裝設於機動發射架上，並可裝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預計在東風三十一型飛彈完成佈署後，緊接著進行佈署此新型飛彈。而且，中共於一九九八年七月發布的一份新防衛戰略報告中亦顯示，其彈道飛彈確實已對美國構成威脅。參閱，高一中譯，「彈道飛彈的威脅與防衛」，國防譯粹（台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國八十八年二月，頁三三~三五。

註④ John W. Lewis and Hua Di, "China'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2 (Fall 1992), pp. 5~40; 另參閱，國防要聞譯文選粹，中共換裝核彈頭為傳統彈頭（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八十四年），頁二〇三。

註⑤ 林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八十八年二月），頁一三三~一三四。

註⑥ Harvey W. Nelson,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p. 64.

里處的目標^⑦，並進行佈署。一九八四年中共為了突顯導彈部隊^⑧的獨立性，正式宣布成立戰略導彈部隊，並有意改稱為戰略導彈司令部。中共對彈道導彈的研發與改進，最終使中共在武器系列上站上國際舞台。其彈道導彈的數量與性能，目前大約是在美、蘇之後，因而其導彈的實力似乎不容忽視。

表一 飛彈分類

飛行方式	射程
美國國防部對「彈道飛彈」(ballistic missile)的界定：不依賴氣動表面產生力，且隨推力終止時，可循彈道而飛行的飛彈；有關「巡弋飛彈」(cruise missile)的界定：是指一種導引飛彈，在其飛向目標之主要航程部分，其飛行速度大約相同，並藉空氣中的動力反作用爬升及推動力平衡拉力。	美國國防部軍語詞典：分為短程飛彈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 約 600 浬左右；中程飛彈 (medium-range ballistic missile) 約 600~1500 浬；中長程飛彈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約 1500~3000 浬；洲際飛彈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約 3000~8000 浬。
美、蘇在中長程和短程飛彈裁減條約中對「彈道飛彈」的界定：是指飛彈在飛行的航程當中，大部分是依循彈道來飛行；有關「巡弋飛彈」的界定：是指一種無人的、自行推動的載具，其大部分的航程飛行，是藉由空氣動力的使用。	軍事名詞辭典：分為中程飛彈 (medium range) 約 600~1500 浬；中長程飛彈 (intermediate range) 約 1500~3000 浬；洲際飛彈 (intercontinental) 在 3000 浬以上。
中共對「彈道導彈」的界定：指主動段在推力作用下，按預定的彈道飛行，被動段按自由拋物體軌跡飛行的飛彈；有關「巡弋導彈」的界定：指依靠空氣噴氣發動機的推力，以及彈翼的氣動推力，其巡航的狀態主要是在大氣層內飛行的導彈。	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中程導彈為 1000~3000 公里；遠程導彈為 3000~8000 公里；洲際導彈為 8000 公里以上。

- 資料來源：1.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London: Greenhill Books, 1995), p. 52.
 2. Duncan Lennox, ed., *Jane's Strategic Weapon System* (Surrey: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Limited, 1992), JSWS-ISSUE 0.
 3. Trevor N. Dupuy, Curt Johnson, and Grace P. Hayes,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 A Guide to the Language of Warfare and Military Institutions* (New York: The H. W. Wilson Company, 1986), p. 150.
 4. 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編審室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導彈、核武器和軍事航天器分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頁二七~二八。

註⑦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4-198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32.

註⑧ 中共的導彈部隊分為兩大類：一是以戰略導彈為主，也就是所謂的「第二砲兵」部隊，直屬於中共中央軍委會，是一個獨立兵種，編配東風三型 (CSS/2)、四型 (CSS/3)、五型 (CSS/4)、二一型 (CSS/5) 等戰略導彈。另一類則是以戰術導彈為主，也就是配備 M 族導彈為主的集團軍「戰役戰術導彈」部隊，編配 M-9 (東風十五)、M-11 (東風十一)、M-12、M-13 等型戰術地對地導彈。參閱，陳東龍，中共軍備現況（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八十八年七月），頁四〇。

至於巡弋導彈發展方面，受到波灣戰爭中，美國以巡弋飛彈精確攻擊伊拉克的影響。中共於一九九五年底，在蘭州軍區雙子城成立第一個巡弋導彈部隊，並曾由伊拉克手中取得美國在波灣戰爭中的戰斧巡弋飛彈，進行測試與研發，雖然在地形匹配系統等關鍵性技術無法突破，然在其向俄羅斯採購巡弋飛彈後，間接自俄國獲得導引系統、地形比對軟體以及東南亞部分地區的衛星地形數據資料^⑨。加上以色列對中共提供技術上的援助，預料將會提高中共巡弋導彈的精確度。

表二 中共彈道導彈統計表

類型	名稱	北約代號	射程(公里)	佈署數量	佈署年
陸基彈道導彈	東風-2 (DF-2)	CSS-1 ^⑩	1200	50	1970
	東風-3 (DF-3)	CSS-2	2800	50	1971
	東風-4 (DF-4)	CSS-3	7600	20	1980
	東風-5 (DF-5)	CSS-4	13000	7	1981
	東風-21 (DF-21)	CSS-5	1800	36	1985-6
	東風-31 (DF-31)	?	8000	研製中	2002
	東風-41 (DF-41)	?	12000	研製中	2010
	M7	CSS8	180	?	1992
	M9 (東風-15, DF-15)	CSS6	600	600	1991
	M11 (東風-11, DF-11)	CSS7	300	? (數百枚)	1992
	M18	CSS11	1000	?	1997
潛射彈道導彈	巨浪 1	CSS-N-3	1700	12	1986
	巨浪 2	CSS-N-4	8000	?	2000
巡弋導彈	陸攻型	C-802	300	研製中	?
	陸攻型	Delilah	385	與以色列合作研製中	?
	艦射型 (日炙反艦飛彈)	SS-N-22	280	與俄羅斯合作研製中	?
	空射型	KH-65SE	580	與俄羅斯合作研製中	1995

資料來源：1. Williams M. Arkin, Robert S. Norris & Joshua Handler, *Worldwide Nuclear Deployments 1998* (New York: NRDC. Inc., 1998), p. 45.

2. Dennis M. Gormley, "Hedging Against the Cruise Missile Threat," *Survival*, vol. 40, no. 1, Spring 1998, p. 100.
3. Richard D. Fisher, JR., "China Increases Its Missile Forces While Opposing U.S. Missile Defense," *Backgrounder*, no. 1268, April 7, 1999, p. 9.
4. *Joint Forces Quarterly*, JFQ Autumn / Winter 1997~1998, p. 92.

中共雖然在戰爭中尚未正式使用過彈道導彈攻擊敵方，但曾經多次導彈試射演習，並且似乎是針對台灣而來；例如，中共在一九九五年七月與一九九六年三月，曾在台

註⑨ 張立德，「中共彈道／巡弋飛彈暨二砲部隊」，尖端科技（台北），第一七四期，民國八十八年二月，頁三五。

註⑩ 美方將中共所開發出來的飛彈系統以 CSS (Chinese, Surface to Surface) 加以命名；而中共本身則稱之為「東風」(Dong Feng, DF)。但西方命名的CSS-1型飛彈實際上指的是東風二型飛彈；CSS-2型飛彈實際上是東風三型飛彈；CSS-3型飛彈實際上是東風四型飛彈；CSS-4型飛彈實際上是東風五型飛彈。參閱，陳文政譯，戰略武器（台北：麥田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頁三八。

灣附近試射東風十五型（DF-15，即M-9）彈道導彈：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的導彈試射中（代號為「藍雄五號」），導彈試射地點為台灣正北方海域上，分別於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早上一點至四點各發射兩枚，此次演習共發射6枚M-9族彈道導彈^⑪。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外界均將視距焦點放在中共的導彈部分，以及部分較高率的快速反應部隊動態上。但實際上的重點卻是，中共高層要評估內陸解放軍部隊的戰力，尤其是在動員效率以及動員忠貞度方面^⑫；緊接的是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八日至十五日的導彈試射演習中（代號為「海峽九六一號」），導彈試射地點，一處在台灣基隆港東北方的海域上，另一處位於高雄的西南方海域上。三月八日早上一點二十分發射兩枚，第1枚落在高雄正西目標區內，第2枚落在基隆正東目標區內，八點時發射第3枚，落在高雄正西目標區內。三月十三日發射第4枚，落在高雄正西目標區內。此次演習共發射4枚M-9族彈道導彈^⑬。

雖然中共導彈演習的政治目的或許沒有達成，但這兩次的導彈演習，可以明顯看出他們確實有能力以彈道（或巡弋）導彈攻擊台灣本島。加上在「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指導原則下，未來對台作戰方式，中共最想優先摧毀的是台灣神經中樞及預警系統，讓台灣的軍隊就像在波灣戰爭中，遭受盟軍攻擊的伊拉克部隊一樣，沒有眼睛、耳朵及頭腦^⑭。目前中共在導彈科技方面已經具有一個穩定的發射與命中水準，發射高爆彈頭的測試也已經完成，現今中共測試的是，可以裝載特殊彈頭的M-11戰術導彈，此非傳統武器已部分分配屬軍區作為戰場制壓火力。中共極力發展導彈不僅因其作戰機動能力強，甚至對其突擊能力亦將大大提升^⑮。

由於到目前中共並未正式使用導彈攻擊敵方，而且專門探討導彈攻擊的軍事書籍並不多，因而對彈道（或巡弋）導彈攻擊的目標大部分僅能從相關軍事書籍中獲得。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導彈、核武器和軍事航天器分冊中記載：戰略導彈（strategic missile）主要用於打擊敵方政治經濟中心、軍事和工業基地、核武器庫、交通樞紐等重要戰略目標；而戰術導彈主要用於打擊敵方戰術縱深內的核襲擊兵器、集結的部隊、坦克、飛機、艦船、雷達、指揮所、機場、港口、鐵路樞紐和橋樑等目標^⑯。

註^⑪ Greg Greerard and Richard Fisher Jr., "China's Missile Tests Show More Muscl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March 1997, p. 125.

註^⑫ 中共高層之所以會將內陸部隊的動員視為一種戰力考核，其主因仍是因為深恐精銳部隊一旦調往台海進行作戰，內陸部隊會出現軍頭把持的現象，尤其是在非傳統武器部隊的佈署上，解放軍多是將其編制在內陸軍區直屬的特殊作戰部隊裡，如果內陸部隊不聽話，不願調出非傳統武器部隊支援台海前線作戰，那仗鐵定就打不下去了。參閱陳東龍，前引書，頁一四九。

註^⑬ Edward A. Gargan, "With Taipei Vote 2 Weeks Away, Beijing Steps up its Pressure," *The New York Times*, 8 March 1996, p. A1, A10.

註^⑭ 蕭朝琴，「中共發展高技術『信息戰爭』對台安全之威脅」，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五卷第六期，民國八十八年六月，頁五九。

註^⑮ 譚友鵬，現代戰爭與軍事人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四月），頁一二四。

註^⑯ 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編審室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導彈、核武器和軍事航天器分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頁一七。

張萬春出版的《合成軍隊指揮員軍兵種運用基礎》一書，認為戰略導彈主要用於攻擊敵方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戰略目標；如核武器生產與儲存設施，導彈基地，海、空軍基地，指揮、控制與通訊中心，機場、港口、鐵路等交通樞紐，大型電站、水壩、工廠及城市等^⑦。

賈樹德、董學貞，合著的《高技術局部戰爭中山地進攻戰鬥》一書提到，有關戰術導彈的使用，要將其使用在最關鍵的時機，最主要的地點；用於打擊最要害的目標，做到不打則已，打則力求使敵一些「關節」癱瘓，戰鬥力急遽下降；如對敵C3I系統實施打擊，造成敵指揮中斷；對敵後勤支援系統實施摧毀，使敵陷入癱瘓；對敵火力系統實施破壞，使敵防守部隊孤立無援^⑧。在山地進攻中，戰術導彈的主要任務是：襲擊敵機場、登陸場、直昇機起降場和重兵集結地域、破壞敵兵力投送、突擊敵指揮所、通信樞紐、砲兵和火箭發射陣地、核化襲擊兵器、敵核心支撐點和預備隊配置地域^⑨。

李鳳、楊寶有，在《高技術局部戰爭中城市進攻戰鬥論述》，導彈是一種重點癱瘓戰法，其主要對敵重點目標或重要部位，實施集中而猛烈的突擊，力求最大限度地消滅敵有生力量，摧毀敵防禦設施，瓦解敵攻勢行動，造成敵重要部位的局部甚至全部癱瘓^⑩。

劉明濤等人所寫的《高技術戰爭中的導彈戰》，綜合地敘述，使用常規導彈武器作戰時，選擇突擊的目標通常為敵方的戰略導彈基地、政治經濟中心（大城市）、海空軍基地、重要交通樞紐、軍事工業目標、重要鐵路、公路幹線、重要集團、戰略預備隊集結地和戰略物質儲存庫等。這些具有戰略意義的目標應定為重點打擊對象^⑪。

綜合中共各軍事書籍的看法，中共運用彈道（巡弋）導彈攻擊敵方的目標有武器基地（如飛彈或火箭基地、核子武器基地、砲兵基地）；軍事基地（如海、空軍基地）；核子武器生產設施；儲存設施（如戰略物質儲存庫、核子武器儲存設施）；雷達；集結部隊（含戰略預備隊集結地）；政治經濟中心、工業中心、水壩；交通樞紐（如鐵路、橋樑、公路幹線）；後勤支援系統等。

未來台海若發生衝突，中共彈道導彈攻擊不僅可以單獨運用，也可以在奪取制空權、制海權、登陸作戰等情況下使用。尤其中共目前已有少量的短程反艦空射巡弋導彈，此種較現代化的巡弋導彈與傳統型的導彈，最大的差別是，傳統型地對地導彈是採陸基發射為主，而巡弋導彈則可由陸基發射、空射、艦射、甚至可由潛艦的魚雷管進行發射，其任務的佈署彈性較高。根據《軍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的記載：中共海軍航空隊現有7架轟六型、9架轟六D型，配備有2枚YJ反艦空射巡弋導彈；中共空軍空對地導彈中有YJ-1/2, C-801/802, YJ-6/C-601, C-601次音速空射巡弋導彈^⑫。

註⑦ 張萬春，合成軍隊指揮員軍兵種運用基礎（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頁四七五。

註⑧ 賈樹德、董學貞，高技術局部戰爭中山地進攻戰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月），頁二一。

註⑨ 同前引書，頁四三。

註⑩ 李鳳、楊寶有，高技術局部戰爭中城市進攻戰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月），頁六一。

註⑪ 劉明濤等，高技術戰爭中的導彈戰（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頁一三一。

註⑫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7~9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78.

預期未來共軍將擁有更多的巡弋導彈^②，其戰略價值已對我構成威脅。

三、我方的反制作為

根據詹氏防衛週刊（*Jane's Defense Weekly*）報導，中共從一九九〇年至今，已經生產了將近六〇〇枚東風十五（DF-15）導彈，而且在台灣對岸佈署了超過二〇〇枚短程戰術導彈^③。不僅對台灣造成威脅，也將會引起亞洲周邊國家的軍備競賽，破壞地區的穩定與和平。然而，中共若想要集中力量製造彈道導彈，用來威脅或攻擊台灣，那麼可想而知，未來幾年內，中共在台灣對岸所佈署的導彈將會倍數成長，成為威脅台灣最迫切的作戰武器。而且以導彈攻擊台灣是最大成功的公算與最小代價的方案，亦符合中共在「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條件下的最高戰爭指導原則。相對而言，台灣應有反制中共的武力威嚇作為，以確保兩岸軍力平衡。而目前台灣的因應之道，就是反制飛彈攻擊能力與反制中共飛彈攻擊艦艇的威脅。

(一) 在反制飛彈攻擊能力方面：

在九六年台海危機之後，美國認為台灣發展彈道飛彈防禦與戰區飛彈防禦，具有急切的重要性。一九九七年十月六日美國衆議院通過的「美台反彈道飛彈合作方案」（United States-Taiwan Anti-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ooperation Act），明白的指出：有鑑於中共遠程軍力之大力提升，除了大型水面戰艦與先進戰機之獲得外，中共在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之研製，並針對亞洲太平洋區域佈署相當數量之中程與短程彈道飛彈，除對此區域構成威脅外，並已嚴重影響台海之軍力平衡；而中共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之台海軍事演習中，利用M-9戰術導彈試射與火砲實彈演習，影響此國際航道之安全，並企圖影響台灣之首次總統大選與社會經濟之安定。有鑑於台灣目前之防空系統不足以有效防範中共之導彈攻擊，並嚇阻中共武力犯台之軍事企圖，美國有必要將台灣（包括澎湖、馬祖與金門）納入戰區飛彈防禦系統之防禦體系內^④。

而美國國防部依一九九九年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之規定要求，送交國會有關「日本、南韓與台灣建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之結構性需求方案」的研究報告中亦指出：有鑑於台灣海峽最狹處只有175公里，短程戰術導彈如射程300公里之M-11戰術導彈，其飛行軌道全程均在大氣層內。而且中共擁有射程超過300公里之戰術導彈數量衆多，並可從各個方位進行攻擊。因此早期預警與監視雷達對飛彈防禦之有效性，居關鍵性之地位；報告中並指出，低層之陸基與海基飛彈防禦系統可有效攔截來襲之飛彈。至於中程彈道飛彈由於其進入大氣層之速度快，故建議以「戰區高高度區域防禦系統」

^{註②} Bill Gertz, "The Chinese Buildup Rolls On," *Air Force*, September 1997, pp. 77~81.

^{註③} Paul Beaver, "China Prepare to Field New Missile,"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 31, no. 8 (February 24, 1999), p. 3.

^{註④} "United States-Taiwan Anti-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ooperation Act," 105th Congress, 1st Session, October 6, 1997, pp. 2~3.

(THAAD) 加以攔截，其防護能力可以涵蓋整個台灣，並可於大氣層內、外有效攔截來襲之彈道飛彈。如果選擇海基高層大氣外防禦系統，其亦具備涵蓋整個台灣之防護能力，而且只需一個船陣地即可。佈署此海基高層防禦系統，並可於大氣外對來襲飛彈之執行「射擊、監看、再射擊」之攔截任務^㉙。

針對目前中共的彈道飛彈威脅，台灣雖然具有反彈道飛彈能力的愛國者二型飛彈(PAC-2)和改良型防空飛彈系統(MADS)^㉚。然而，愛國者二型飛彈僅具有部分的反彈道飛彈能力，且攔截率只有10~20%^㉛，如此低的攔截率，仍舊無法解決彈道飛彈對台灣的威脅。至於改良型防空飛彈系統，只限於佈署在北部，台灣其它重要的軍事設施如機場、軍港和軍事指揮中心，仍無此一防禦系統，此無疑將這些地方暴露於敵人彈道飛彈的攻擊之下，而這些地方均是中共第一波飛彈攻擊的重點，若是攻擊成功，則台灣的制海、空戰力將會嚴重受創。而中共正在研發的巡弋飛彈，將比彈道飛彈的威脅還要嚴重，即使是美國也難對巡弋飛彈進行有效反制^㉜，更何況是台灣呢。

現今台灣最感到迫切威脅應是中共的M族短程戰術飛彈，至於東風二型、東風三型、東風四型、東風五型及東風二十一型中長程彈道飛彈，一旦戰爭發生，亦難保中共不會運用，而未來最具威脅的是正在研發或近來佈署的巡弋飛彈。而「戰區飛彈防禦」(Theatre Missile Defense, TMD)計畫內容，計有愛國者三型(PAC-3)飛彈及其系統、海軍區域彈道飛彈防禦計畫(Navy Area BMD Program)、戰區高高度區域防禦計畫(Theatre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海軍全戰區彈道飛彈防禦計畫(Navy Theatre Wide BMD Program)及空中雷射(Airborne Laser, ABL)，等五個部分^㉝：其第一、二部分是屬於此計畫的下層防衛系統，純以反制短程地對地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而設計；而後三部分的設計，是以攔截大氣層外的洲際彈道飛彈，並可彌補下層防衛之不足，屬於上層防衛系統。

台灣目前購買的愛國者三型反彈道飛彈，即是屬於此一計畫中的第一部分，其主要性能提升為使用新式攔截彈頭，以及直接命中摧毀系統，其設計是對付短程地對地彈道飛彈，攔截攻擊部隊與固定設施的1000公里彈道飛彈之陸軍系統，而防衛之面積為6000平方公里。一九九七年的前半年期間，美國陸軍曾經3次在中太平洋的瓜加林島飛彈試射場(Kwajalein Island Missile Range)完成試射，成功地攔截飛雲飛彈。美國陸軍並計畫自一九九九會計年度編列預算購買愛國者三型系統，初步計畫至少會採購1200枚愛國者三型飛彈^㉞；而台灣即將採購的神盾級驅逐艦，則屬於此計畫的第一

註㉙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atre Missile Defense Architecture Op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1999, p. 14.

註㉚ Robert Karniol, “Taiwan Gains Strength from Strategy Over Haul,”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 27, no. 5 (February 5, 1997), p. 15.

註㉛ 王蜀翔，「由M族飛彈試射看台灣未來的因應之道」，《全球防衛雜誌》(台北)，第一三二期，民國八十四年八月，頁一一六。

註㉜ Richard Fisher, “Report on Zhuhai Air Show,”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Nov. 8, 1996, p. 1.

註㉚ 高一中譯，「彈道飛彈的威脅與防禦」，《國防譯粹》，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國八十八年二月，頁四〇。

註㉞ 奧儒，「終極截殺I」，《全球防衛雜誌》，第一七四期，民國八十八年二月，頁八八。

二部分，其「標準二型飛彈」（SM-2 Block IV），是用爆炸型彈頭，以破片摧毀敵方彈道，亦能對中、短程彈道飛彈加以攔截，保護範圍則可達 17000 平方公里^②。美國海軍亦曾在白沙飛彈試射場，對此型飛彈與系統，通過一系列的試驗，並已在一九九八年開始量產^③。且美國海軍所改進的新一代神盾級系統，甚至能利用所收集到的目標資料，攔截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即使對俄製的 SS-N-22 巡弋飛彈，亦能有效的反制^④。雖然對美國而言，「戰區飛彈防禦」計畫還在研發階段，然從美國海軍已承認對區域彈道飛彈防衛計畫的需要，以及朝向佈署區域彈道飛彈防衛計畫系統的方向前進來作為回應，不難看出美國對「戰區飛彈防禦」計畫的迫切重視。

台灣是一大型海島，全島縱長不到 400 公里，從戰術上來看，台灣四周佈署 2~4 艘該型驅逐艦，就足能涵括各沿海 100 公里、高 40 公里的內陸範圍，再加上愛國者三型飛彈的配合，台灣加入「戰區飛彈防禦」計畫，應是屬於比較理想^⑤。不僅可解短期內面對中共 M 族戰術飛彈迫切威脅，甚至能因應中共下世紀大量擁有的彈導飛彈與巡弋飛彈的打擊能力。

目前台灣若要自行建立反飛彈系統，其研發所需的時間長與價錢高以外，風險的因素更是不確定。而若能加入「戰區飛彈防禦」計畫，不僅美國可以充分執行「台灣關係法」中提供台灣足夠的防禦性武器與維持地區穩定，對中共來說，亦不致輕易開啓戰端，有正面的認識作用。所以，目前台灣加入「戰區飛彈防禦」計畫，是比較有效益的作法，也是反制中共飛彈威脅的有效選擇。而且對增強台灣的國防自衛武力，與進行務實外交的突破，有相當大的助益^⑥。

不過加入「戰區飛彈防禦」計畫，就軍事而言仍有其限制^⑦。尤其成本耗費大的愛國者飛彈，實在是令人忘而卻步。台灣目前正用三億八千五百萬美元購買二百枚愛國者飛彈三型飛彈（PAC-3），其系統亦需花十億美元，其總價值共約十四億美元，平均每枚約七百萬美元。而美軍在波斯灣戰爭攔截伊拉克的飛雲型飛彈（Scud B），一枚亦只不過五十至一百萬美元左右，換言之，台灣要用愛國者飛彈攔截一枚近百萬美元的彈道飛彈，其代價至少是七百萬美元，而若是未能一枚命中，需要以兩枚以上的愛國者三型飛彈攔截，方能將來襲的彈道飛彈擊落，相當不符合成本。而即將採購的神盾級驅逐艦，每艘總價亦高達八億美元，而且台灣購買的 F-16 和幻象兩千戰機，

註^② 郭蘅，「有限彈道飛彈防衛」，國防譯粹，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國八十八年二月，頁二〇。

註^③ 奧儒，「終極截殺 II」，全球防衛雜誌，第一七五期，民國八十八年三月，頁四〇。

註^④ 梅復興，「台灣建立飛彈防禦系統一勢在必行」，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第十五版。

註^⑤ 張聯祺，「快速逼近的海軍區域彈道飛彈防禦」，全球防衛雜誌，第一七七期，民國八十八年五月，頁五七。

註^⑥ 自由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二日，第三版。

註^⑦ 中共軍事專家認為即使台灣佈署愛國者飛彈，純就軍事而言其作用仍是有限，理由為：一、即使是愛國者飛彈，其攔截率仍然很低；二、海峽兩岸距離近，飛彈射程短，增加攔截難度；三、反飛彈系統在對付密集發射、全方位發射、多彈頭飛彈上無能為力；四、台灣缺乏衛星或遠程相位陣列雷達預警系統指示目標方位，攔截飛彈的威力大為降低；五、攔截飛彈成本極高，台灣打不起消耗戰。參閱，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一版。

在未來的二十年內，每年光維持經費就高達二億美元。「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花費，恐怕不是我國防預算所能負荷^⑧。

然就台灣軍事防衛而言，中共的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的威脅日益迫切，實在是有必要建立反飛彈系統。而且若再擴大軍事戰略觀點而論，位於亞太地區的台灣，其國防不可孤立於該地區安全之外。試想，台灣如果未能加入「戰區飛彈防禦」計畫之內，等於北自日本，南迄澳洲的安全網破了一個大洞。雖然加入美國之東北戰區飛彈計畫，其中牽涉複雜政治與軍事的因素，不過最重要的是，台灣能否從其中獲得反制飛彈能力與相關之軍事裝備，才是加入此一計畫的重點^⑨。以目前台灣將要採購神盾級驅逐艦和愛國者三型（PAC-3）防空飛彈來看，台灣已經漸漸步入「戰區飛彈防禦」部分計畫之中。

另外，除了考量加入「戰區飛彈防禦」計畫外，經由「軍事事務革命」的提倡，提高協同性和創新的作戰觀念，而進行必要的變革和投資，以對付中共大規模的導彈威脅。根據美國最近完成的分析報告，其中一篇以「人民解放軍在二十一世紀的戰略作法：太空及戰區飛彈發展」中論述，中共對台灣的飛彈攻擊分為：「作戰準備」、「戰役動員」、「導彈突擊」及「抗敵反擊」四個階段。未來的台海軍事衝突，中共的觀念是直接以導彈發動大規模的先制攻擊，再配合空襲和特種作戰，以掌握「制海」、「制空」和「制訊息」的所謂「三權」。該報告並分析，中共的先制導彈攻擊可能很快減損台灣海軍和陸軍的作戰能力，而中共初期攻擊結束後剩餘的半數導彈，將用於支援後續的海上及登陸作戰。台灣的防禦措施，不能再用墨守成規的方法來預防，而應有多套的反制措施：除了保存C4I作戰架構外，更要有堅強的戰術預警反制措施，如加強保密、欺敵和機動能力以降低中共導彈攻擊的準確性；或是強固、分散和有效的民防以降低台灣的脆弱性^⑩。台灣要有多項的因應方案，才能應付戰場的瞬息萬變。

（二）在反制中共飛彈攻擊艦艇方面：

中共武力攻台的可能模式：(1) 轟炸金門馬祖等離島。(2) 侵入金門馬祖。(3) 大批武裝漁船侵襲，以提高衝突。(4) 封鎖台灣海峽，以孤困台灣，瓦解民心士氣。(5) 導彈攻擊台灣的軍經設施。(6) 大規模的海空轟炸，以摧毀台灣的海空力量。(7) 兩棲登陸作戰佔領台灣^⑪。

以上的武力犯台模式，彼此可配合運用而且隨階段性之運用而升高。然若以最大的成功公算與最小之代價方案，則以封鎖台灣海峽最為可能，而後隨台灣的態度升高，再運用導彈與巡弋飛彈攻擊，與隨後之制空與制海權的爭奪戰。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

註^⑧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二日，第十四版。

註^⑨ 林宗達，「台灣加入『戰區飛彈防禦』計畫之評析」，《問題與研究》（台北），第三十八卷第七期，民國八十八年七月，頁一三。

註^⑩ 自由時報，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綜合新聞版，增頁二。

註^⑪ 中華民國八二～八三國防報告書（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八十三年），頁四四。

多年來一直努力於制空與制海軍事裝備的獲得，以維持穩定的防衛性嚇阻武力。目前台灣能掌握到局部的空中優勢，但對中共的海上封鎖仍最感脆弱，尤其是中共的海基飛彈計畫，發展彈道飛彈潛艇（SSB）、戰略核潛艇（SSBN）、潛射彈道飛彈和潛射巡弋飛彈。不僅讓中共已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海上核威懾力量的國家，其海軍甚至具有打擊美國的能力^②。讓台灣不得不對外積極採購軍備，以應付中共「迫切性」的威脅。

目前中共在獲得國防預算優先挹注的條件下，陸續獲得為數約 60 艘之新型水面戰鬥船隻（以 1000 噸級為基準）。如建造旅滬級飛彈驅逐艦、江衛級飛彈巡防艦，並提升旅大級飛彈驅逐艦之武器性能。這些驅逐艦均裝備新一代的防空飛彈、反艦飛彈、雷達、反潛直昇機與電子作戰裝備。尤其向俄羅斯採購兩艘配備有 SS-N-22「日炙」（Sunburn）反艦巡弋飛彈的現代級（Soveremenny）驅逐艦，其飛行速度高達 2.5 馬赫，射程為 90~120 公里，該驅逐艦與美國海軍之「勃克」（Arleigh Burke）級以及日本的「金剛」（Kongo）級導彈驅逐艦性能相當。其所具備之性能將可提升中共威脅美國航艦之能力，亦可用來保護其任何未來航艦^③。而其 600 磅重的傳統彈頭（可改為核彈頭）將會重創美國航空母艦。目前只有戰斧巡弋飛彈的 276 哩射程超過它，至於台灣的雄風反艦飛彈只有 36 哩，不是其對手。若這兩艘現代驅逐艦加入中共海軍服役，台灣制海權將會大受影響。

然而，中共對台封鎖最有效的武器，還是來自於潛艇艦隊。目前中共正積極自製宋級傳統柴油潛艦，以取代老舊之大型羅密歐與明級潛艦。除了自製外，中共並積極向俄羅斯採購 4 艘新一代的基洛級傳統潛艦。此外，中共為提升其潛艦艦隊戰力之努力，亦將逐步汰換 5 艘漢級核子潛艦，並建造新一代的夏級核子彈道飛彈潛艦。而其新一代的 093 型新式核動力攻擊潛艦之性能被認為堪與俄羅斯之 V 三級（Victor III-Class）核動力攻擊潛艦相抗衡，該型潛艦可裝載魚雷、反艦飛彈以及植基於中共先進 C-801 飛彈技術所發展出之潛射反艦巡弋飛彈，並可望於二〇〇〇年時服役^④。此外，中共亦正在發展 094 型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以汰換服役中之 092 型夏級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該名為 094 型之新式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在俄羅斯的協助下研發出核子反應器，並可容納 12 枚巨浪二型（CSS-NX-4）潛射彈道飛彈，可各自攻擊不同目標之彈頭或一枚射程 4800 哩之 250 千噸彈頭。目前，中共係以一艘改良式高爾夫級（Golf）潛艦作為新式飛彈之測試載台，該型潛艦應可於下世紀初服役^⑤。中共潛艇艦隊的現代化，將影響兩岸軍事平衡，其欲成功遂行在預期之內實施封鎖戰，將是輕而易舉的事。有關中共現今具有飛彈攻擊能力之潛艦，如表三。

註^② David G. J. Muller Jr., "China's SSBN in Perspective,"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09:3 (March, 1983), p. 127. ; 陳書海、屈景富，「第二次核打擊力量」，解放軍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第三版。

註^③ 吳弦譯，「中共遠洋戰力之擴張」，國防譯粹，第二十五卷第十期，民國八十七年十月，頁二三。

註^④ 董家欽譯，「中共軍力之整建」，國防譯粹，第二十五卷第五期，民國八十七年五月，頁九。

註^⑤ 葉仕臻譯，「亞太各國潛艦簡介」，國防譯粹，第二十五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頁八五～八六。

表三 中共飛彈攻擊潛艦一般諸元

名稱	型號	長度	最大潛深	潛航排水量	潛航速度	主要飛彈武器系統	佈署年
夏級戰略飛彈潛艦 (SSBN)	092	393呎	300公尺	6500噸	22節	12枚巨浪一號 (CSS-N-3) 潛射彈道飛彈	1988
漢級核子動力潛艦 (SSN)	091	345呎	300公尺	5550噸	25節	鷹擊八號 (C-801) 潛射反艦飛彈	1988
基洛級傳統潛艦 (SS)	EKM877	242呎	300公尺	3076噸	20節	EKM877 攜帶8枚 SS-N-6近程低空反艦飛彈	1996
	EKM636					EKM636 攜帶6枚 SS-N-8全天候中程反艦飛彈	
宋級傳統潛艦 (SS)	039	246呎	300公尺	2250噸	22節	鷹擊八號 (C-802) 潛射反艦飛彈	1994
羅密歐級改良型導向飛彈潛艦 (SSG)	033	250呎	300公尺	2113噸	18節	六枚鷹擊八號 (C-801) 潛射反艦飛彈	1985

- 資料來源：1.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Limited, *Jane's Fighting Ships 1998~99* (Surrey, U.K.: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Inc., 1998), p. 116~119.
 2.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8~9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9.
 3. 葉仕臻譯，「亞太各國潛艦簡介」，《國防譯粹》，第二十五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頁八四~八九。

針對中共飛彈艦艇與潛艦的封鎖威脅而言，若台灣不求對策因應，雙方在海上的戰力將會差距越大，而影響制海與制空權。目前台灣海軍擁有的主戰兵力包括了驅逐艦18艘與巡防艦19艘（派里級7艘、諾克斯級6艘及康定級6艘）^⑥。如此的艦艇組合是否恰當呢？由於中共攻船的威力日增，海軍作戰時面臨的威脅也日益嚴重，將海軍的經費、武器系統及攻擊力量投資於少數艦艇，無異就像把所有雞蛋放在少數籃子的困境。以現今工藝的進步，已能將高性能的電子裝備、匿蹤式導航系統、強力引擎和火砲飛彈裝在排水量不超過六百噸的小型艦艇上。如瑞典的威斯比級（Visby）YS-2000式護航艦^⑦；以及台灣的錦江級飛彈巡邏艇。目前台灣海軍以大型艦艇做為主戰兵力的考量，實在有待商榷。

然而，以六百噸小型艦艇作為標準化載台是否適合？海軍工藝的發展強化了小型艦艇的戰力，但標準化載台的選擇，牽涉到任務需求及作戰環境等因素，絕非排水量越小越好，而是要兼顧彈性與變通性。目前以色列海軍使用的「薩五型」（Sa'ar 5）飛彈護衛艦，可作為台灣海軍選取標準化載台的參考，該艦排水量1275噸，配備有整合的指管通情系統，以及良好的防空與反水面作戰能力，能有效遂行近中程的制海

註⑥ 翟文中，〈台灣生存與海權發展〉（台北：麥田出版社，民國八十八年七月），頁一一〇~一一一。

註⑦ 張文，「淺談水面艦艇設計趨勢」，《尖端科技》，第一八〇期，民國八十七年八月，頁九七~九九。

任務。此型艦又可承載直昇機，藉由佈署反潛直昇機方式，彌補其在反潛戰力下的不足，使其具有的戰鬥力不遜於一艘驅逐艦或巡防艦。這種善用海軍工藝的設計理念，使該型艦無論在武器酬載與載台性能上，都具一定水準，對於無須遠洋作戰的台灣海軍，提供了另一種思考模式^⑧。台灣海軍若能建立一支排水量一千至一千五百噸艦艇的中型艦艇，做為標準化載台的水面艦隊，不僅可以導正台灣海軍一味發展大型艦艇的偏失，也可彌補小型艦艇在酬載上所受的限制^⑨。而且發展中型艦艇，可將海軍戰鬥力分散，即使當部分艦艇戰力受損，仍能保有有生戰力。是台灣海軍在建構作戰兵力的最佳方案。

然在考量財政限制與任務需求，以及現今中共的飛彈攻擊艦艇威脅下，多數人認為台灣現有的海軍兵力結構應朝「高低混和」（high-low mix）^⑩型態發展，即主張應將現有建造中的大型艦艇（4000 噸級的巡防艦）與量多價廉的小型艦艇（500 噸級的近岸巡邏艦與噸位更小的飛彈快艇）混和使用，除了有效化解預算對海軍任務造成的衝擊，也使兵力結構與海軍預算能作有效結合。不過如何界定與平衡「高」端、「低」端的數量是項難題，尤其隨著作戰環境的日趨複雜，艦艇為能應付空中、水面與水下各種不同威脅，無可避免的裝備與造價均將大幅攀升。如「高低混和」的「低」端藉壓低價格取得了數量上的優勢，滿足財政上的需求，卻對海軍整體戰力造成了嚴重傷害^⑪。因此，「高低混和」在執行上較窒礙難行，並非是台灣海軍建構作戰兵力的最佳方案。以戰略需求而言，還是以中型艦艇為主，如此才能將戰鬥力平均分布在衆多載台上，達成確保有生戰力的目的。

至於對付中共飛彈潛艦方面，台灣海軍擁有的反潛載台數量雖多，然海軍傳統的「三三配比」（戰備巡航、機動戰訓及定保大修），將近有三分之一的兵力是經常處於維修狀態，實際可投入戰鬥的兵力並非想像的多^⑫。而若要建造數量龐大的驅逐艦以滿足反潛作戰的需求，就經費而言，實在是難以負擔。變通之計應是反潛直昇機配合主動式吊放聲納來彌補反潛載台數量上的不足，以抵銷中共海軍在潛艦數量上所佔的優勢。且中共潛艦大部分缺乏對空攻擊的能力，利用直昇機反潛是危險性較低的一種偵潛方式，而且可以打擊遠距離目標，是值得海軍採行方案^⑬。

另外，潛艦的最大敵人就是潛艦，對台灣海軍僅具傳統軍力而言，要應付中共的

註^⑧ 何小林，「以色列『薩爾 5』級護衛艦」，《海軍學術月刊》（台北），第三十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五年一月，頁六〇～六一。

註^⑨ 翟文中，前引書，頁一四一。

註^⑩ Adm. Elmo R. Zumwalt, USN, *On Watch* (New York: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1997), p. 72.

註^⑪ Philip Pugh, *The Cost of Seapower: The Influence of Money on Naval Affairs from 1815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Conway, 1986), p. 314.

註^⑫ 鍾堅，「尖端兵器與海防現代化」，轉引自國軍兵力結構與台海安全（台北：業強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五月），頁一一三。

註^⑬ 馮濟民，「直昇機發展與台海安全」，轉引自國軍兵力結構與臺海安全，頁一三〇～一五一。

攻擊飛彈潛艦以及龐大的艦艇，潛艦是台灣海軍的另一種選擇。其所具有的高度隱密性和長程打擊力，在近代戰爭中屢見奇功。英阿福克蘭戰爭時，阿根廷僅憑四艘舊式潛艦卻牽制了為數衆多的英國海軍艦艇。潛艦在戰略嚇阻上的巨大潛力，對欲建立嚇阻能力的台灣海軍而言，無疑地是一最佳的選擇。長期以來，台灣海軍在中共百般阻擾下，採購潛艦的成果有限。隨著美蘇對抗結束，世界軍火市場交易趨於冷淡，台灣應掌握此一有利態勢，藉技術移轉與自力研發雙重管道，建立自造潛艦的能力。如此，縱當國際環境發生不利之發展時，才不致受制於他人。

此外，台灣海峽之間島嶼星羅棋佈，台灣海軍可以利用其有利地形，發展「陸基洋面支援」戰術^④，以因應中共艇艦的飛彈威脅。此戰術徹底改變了海戰形式，使水面艦艇的價值不若往昔，對台灣海軍而言，彌補了它在艦艇數量及火力上的劣勢，使它能「以小博大」，對龐大的中共優勢海軍造成某種的威脅。尤其台海水域的優越形勢，提供岸防飛彈的運用，其不僅可抵銷中共海軍數量上的優勢，甚至對其形成嚇阻，是一項投資效益高的防禦工具。不過，岸防飛彈雖可以延伸海岸防衛的距離，但限於本身能力，通常要配合「整合」的指管通情系統，才能發揮遠攻的能力。

台灣海峽寬僅百浬，中共目前擁有的攻船飛彈，甚至能在己方水域內攻擊公海巡弋的我方艦艇。因此，先期預警對海軍而言相當重要。目前由於神盾級驅逐艦尚未服役，台灣海軍在無法獨立建立先期預警的情況下，應與空軍強網系統或 E-2T 預警機構成網路，以提供情資來支援海軍。否則即使運用岸防飛彈戰術，對於預警距離外的水面向目標無法實施偵搜，限制了岸防飛彈的遠攻能力，那還是功虧一簣。目前，台灣海軍已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成立航空指揮部，S-2T 將由空軍移交海軍^⑤，此機構將有利於台灣海軍建立整體性空權，用以支援海上作戰的遂行，使其能獨當一面並用以引導艦艇戰鬥。這對台灣海軍長期以來，整體組織過於龐大，經常造成各自為政的現象，有正面的意義。

四、結論

以目前中共要毀滅或重創台灣並不困難，只要按鈕發射飛彈即可。但是，如果中共要成功佔領台灣，又要避免過度破壞台灣，甚至在佔領之後還要穩定的統治台灣，其困難高風險大。況且一有差錯，北京領導人可能因此而下台。故代價小且廉價的戰爭，成為中共武力犯台的戰爭形態；加上解放軍已認識到，未來的戰爭是「首戰即決戰」。而飛彈的運用，將是符合未來對台衝突的主要武力威脅。台灣應提早防範，以因應中共的飛彈威脅與攻擊。

註^④ 所謂「陸基洋面支援」戰術，是以岸置飛彈與陸基飛機支援艦艇戰鬥。只需在沿岸或近海島嶼佈署長距離攻船飛彈，即可阻止敵方艦艇，使敵人攻擊企圖被限制在一定距離外。除了佈署在不同島嶼上的飛彈可相互支援，構成火網，對飛彈射程涵蓋水域內的敵艦施予打擊外，陸基飛機在岸上觀通系統引導下，可對敵艦實施攻擊。參閱，翟文中，前引書，頁一五九～一六〇。

註^⑤ 翟文中，前引書，頁一六四。

台灣的經濟繁榮雖對國軍積極進行軍事現代化有正面的作用，但富裕的生活也使得民防鬆懈，忘卻憂患意識。外在硬體的武器裝備，僅只是表面的防禦工具，台灣目前所需努力的目標是自信心的建立，台灣人民若真為台灣的民主自由而有戰鬥之決心，即使沒有新一代的武器，也會奮力一搏。故民心與士氣才是實質的防禦力量，亦是台灣所欠缺而應提升的。

* * *



The PRC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aiwan

Chao-chin Hsiao

Abstract

Since the PRC conducted missile tests close to Taiwan's south-western coast on the 21th of July 1995, Taiwanese have become frightened by Chinese military exercise. Because Taiwan's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has shown an inability to take effective counter measures, the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on society has led to an impact greater than the actual military threat to a degree strong enough to damage Taiwan's politics and economy. However, the PRC'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 is as strong as estimated? What is Taiwan supposed to do to face this threat? This article analyzes developments regarding the PRC's ballistic missiles and the role of missiles in the unpredictable future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inally it proposes counter measures that Taiwan can apply.

Keywords : ballistic missile, cruise missile, theatre missile defense (TMD), counter measures

